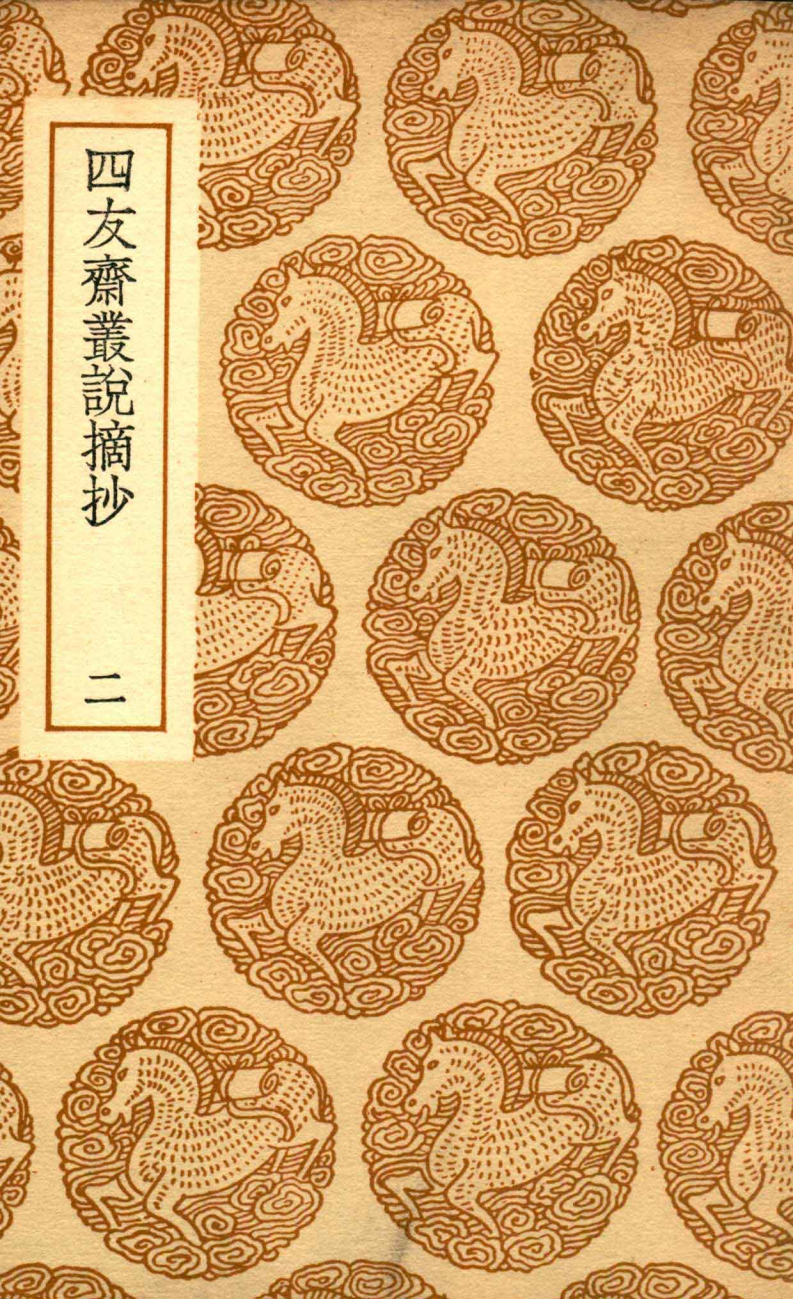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摘抄

二



四友齋叢說摘抄

(二)

何良俊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六

四友齋叢說摘抄三

史三

庚申歲南京兵變，誣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自下攢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擁至中府，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驢，遶遶逸去。人情洶洶，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燒却，則事不可解而貽禍於朝廷者不小矣。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場，戶部出銀肆萬分給之。衆稍定，是日余適

携酒於鷄鳴寺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岡上親望見軍士以戲桿擊魏國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蓋黃侍郎在戶部不知大體但欲爲朝廷節省是歲南京適大疫歿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士有歿者則報開糧黃侍郎見各衛糧數內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歿人汝衛中獨不歿人耶此語喧傳於里巷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黃侍郎之歿實不爲過但係是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殺之此亦堅冰

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以爲罪不加衆當先下一詔令暴黃侍郎之罪赦諸軍無死繼遣科道二人勘處封御杖杖爲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叅贊機務者則受朝廷重寄祖宗根本之地係以安危如戶部果刻減軍糧當豫先聞奏若素能撫馴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必帖服今旣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彌亂於旣變之後國家大事幾爲所敗此雖挫尸猶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猶當逮至

京師罪而釋之余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曾到否乃竟寂然不問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以示來世耶

余在南都時家中因倭寇之變避難來依家口頗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軍家籌到倉會支初到時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幾半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啟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時時到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皆遵守約束收米

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政徽州人在倉收糧納鄉人之賄糧只二百餘石而入糠穀幾三四十石矣此倉中人親爲余道之

余致仕後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詳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貨物皆是令家人和買余初至時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後時事漸不佳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他物類是舖戶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焰熏灼尤爲可畏有一

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和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
詐銀五六兩南京皂隸俱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
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
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筭若往交納差人
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
到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爲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
一家得銀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舖戶約有三十
餘家遍歷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笠江爲
工部尚書錢景山爲大理卿余告之曰公 朝廷
大臣凡生民慘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視而不言南

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二百餘員此風一長
民何以堪不但軍家殺黃侍郎百姓亦將撿戈矣
二公毅然任之後月餘徃見笠江笠江問近來外
邊事體何如余對以仍舊如此笠江曰吾極口與
王印巖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須豎一牌於
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卽叅奏革職皂
隸問發邊衛克軍庶可以少息此風但出榜文何
益於事王掌院亦號清嚴有風力然竟不能了此
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
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俱是兩縣坊長管辦有一

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是日十三位
道長每一箇馬上人要錢一弔一弔者千錢也總
用錢一萬三千矣尚有轎夫擡扛人等大率類是
雖厨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不潔之物置湯中
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喫午飯方纔坐席及
至登山又要攢盆添換等項賣一樓房始克完事
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
繫死一人投水死國家之事可爲寒心此事余親
見之

南京一家造廳堂買過梁一對乃柏桐者美材也巡

城某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卽起朶頤之心遣一人諭意其家不欲與不待卜吉當夜卽豎柱以梁置柱頭上以爲可絕其望矣此道長聞知卽差皂隸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一直擡去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戶部是籬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會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祿寺是厨役大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刻剥者止給錢半但求品物豐備皆穢濫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則諸客皂隸攘臂而至客

行稍速碗碟皆破失無遺名雖讌客實所以啖皂
隸也衙門中官員既多日有讌席人甚苦之時楊
崑南在科中余語之曰公之嘖笑卽可以轉移風
俗矣公請各堂上官但用菓五頂肴五事令家人
買辦於本衙供具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堂上
官既不差人則各屬官誰敢差人辦酒如此則南
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貲人人將焚香戴公矣此事
雖小然頗任衆怨故卒不得行

南京各衙門唯翰林院最清苦既無職掌亦無夫役
如公堂酒之類是自家出銀令家人買辦乙卯年

擺瀛州會亦是自備銀十兩央東城羅兵馬設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隸者故其人
獐惡之甚縱考功不以之爲耳目然此輩皆積年
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羣類又多轉相傳播其言易
售故各衙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爲有風力者矣然
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細責人而不問其大者夫天之
立君與人君之所以求賢審官布列有位者無非
爲萬萬生靈計也今貪殘之人賊賄狼籍魚肉百
姓至於糜爛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

細事論罷各官夫閨房之事既曖昧難明流聞之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有虧於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之貪墨之徒相去蓋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者顧詳於此而畧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興善詩乃父爲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嘗對余言王思獻瓚爲南祭酒日嘗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鷄鳴寺看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者王亦不以此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謚文定使在今日則論者交至矣

兩京小九卿衙門首領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獨無印
見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僉名回各司手本於
事體頗覺有礙或以爲翰林院原隸於禮部然太
常寺詹事府國子監皆隸禮部亦只是首領官行
不應翰林院獨是堂上官與各司對行蓋翰林院
乃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職講讀有講
讀廳修撰編修在史館檢討有檢討廳五經博士
則以專經待問典籍則掌中秘書侍書則以繕書
者克待詔則或以工畫或以能棋各守技業以備
祇應獨孔目無專職總領一院之事以聽掌印學

士之政則孔目實首領官也但翰林院最爲近幸若品級又尊恐嫌於偏故學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遞降至待詔秩從九品則孔目正應爲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門司務只九品則孔目只應未入流此皆朝廷親幸之臣豈當以品秩爲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當有印則給以條記行亦無不可

余授官後見呂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門中凡有公舉則自介翁書名起至汝而止有公會則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門中舊規也後至翰林

訪沙孔廳沙不在呼衙門中人訪以衙門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虛設惟閣下老爺到任或考滿日來坐之餘日無人坐掌印老爺亦只坐側邊第一位則知此正是大學士衙門部寺皆帶衙東閣乃其直房耳又聞孔目常在閣下祇候凡各官至閣下見閣老者皆孔目爲之通謁此得之所聞然南北事體不同余不曾在北不知其果爾否也

余在南翰林獨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見官欲其避馬余曰豈有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叅便叅要考察則